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史
部
·
国
语

（下）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车者论梁山崩·····	员
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·····	圆
国语卷十二·····	猿
晋语摇六·····	猿
赵文子冠·····	猿
范文子不欲伐郑·····	远
晋败楚师于鄢陵·····	苑
□至勇而知礼·····	愿
范文子论内睦而后图外·····	怨
范文子论外患与内忧 ·····	园
范文子论胜楚必有内忧 ·····	园
范文子论德为福之基 ·····	缘
范文子论私难必作 ·····	苑
栾书发□至之罪 ·····	苑
长鱼矫胁栾中行 ·····	怨
韩献子不从栾中行召 ·····	园
国语卷十三 ·····	园
晋语摇七 ·····	园
栾武子立悼公 ·····	园
悼公即位 ·····	猿
悼公始合诸侯 ·····	园
祁奚荐子午以自代 ·····	愿

魏绛谏悼公伐诸戎	園
悼公使韩穆子掌公族大夫	猿
悼公使魏绛佐新军	猿
悼公赐魏绛女乐歌钟	園
司马侯荐叔向	猿
国语卷十四	猿
晋语摇八	猿
阳平教平公灭栾氏	猿
辛俞从栾氏出奔	猿
叔向母谓羊舌氏必灭	猿
叔孙穆子论死而不朽	園
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	源
訾死范宣子勉献子	源
师旷论乐	緣
叔向谏杀竖襄	源
叔向论比而不别	苑
叔向与子朱不心竞而力争	愿
叔向论忠信而本固	源
叔向论务德无争先	缘
赵文子请免叔孙穆子	園
赵文子为室张老谓应从礼	源
赵文子称贤随武子	緣
秦后子谓赵孟将死	缘
医和视平公疾	缘
叔向均秦楚二公子之禄	缘
郑子产来聘	园

叔向论忧德不忧贫	远
国语卷十五	远
晋语摇九	远
叔向论三奸同罪	远
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	远
范献子戒人不可以不学	远
董叔欲为系援	远
赵简子欲有斗臣	远
阎设、叔宽谏魏献子无受贿	远
董安于辞赵简子赏	远
赵简子以晋阳为保鄣	远
邰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	远
铁之战赵简子等三人夸功	远
卫庄公祷	远
史黯谏赵简子田于蜚	远
少室周知贤而让	远
史黯论良臣	远
赵简子问贤于壮驰兹	远
奚□谓君子哀无人	远
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	远
智果论智瑶必灭宗	远
士茁谓土木胜惧其不安人	远
智伯国谏智襄子	远
晋阳之围	远
国语卷十六	远
郑摇语	远

史伯为桓公论兴衰	怨
平王之末秦晋齐楚代兴	怨
国语卷十七	怨
楚语摇上	怨
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	怨
子囊议恭王之谥	怨
屈建祭父不荐芟	怨
蔡声子论楚材晋用	怨
伍举论台美而楚殆	怨
左史倚相傲申公子□	怨
白公子张讽灵王宜纳谏	怨
左史倚相傲司马子期唯道是从	怨
国语卷十八	怨
楚语摇下	怨
观射父论绝地天通	怨
观射父论祀牲	怨
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	怨
蓝尹□避昭王而不载	怨
郢公辛与弟怀或礼于君或礼于父	怨
蓝尹□论吴将毙	怨
王孙圉论国之宝	怨
鲁阳文子辞惠王所与梁	怨
叶公子高论白公胜必乱楚国	怨
国语卷十九	怨
吴谣语	怨
越王勾践命诸稽郢行成于吴	怨

吴王夫差与越荒成不盟·····	员缘
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·····	员缘
夫差胜于艾陵使奚斯释言于齐·····	员缘
申胥自杀·····	员缘
吴晋争长未成勾践袭吴·····	员愿
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·····	员员
夫差退于黄池使王孙苟告于周·····	员远
勾践灭吴夫差自杀·····	员愿
国语卷二十·····	员愿
越语摇上·····	员愿
勾践灭吴·····	员愿
国语卷二十一·····	员缘
越语摇下·····	员缘
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·····	员缘
范蠡劝勾践无蚤图吴·····	员园
范蠡谓人事至而天应未至·····	员员
范蠡谓先为之征其事不成·····	员园
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·····	员猿
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·····	员缘
范蠡谏勾践勿许吴成卒灭吴·····	员愿
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·····	圆员

车者论梁山崩

梁山崩，以传召伯宗，遇大车当道而覆，立而辟之，曰：“避传。”对曰：“传为速也，若俟吾避，则加迟矣，不如捷而行。”伯宗喜，问其居，曰：“绛人也。”伯宗曰：“何闻？”曰：“梁山崩而以传召伯宗。”伯宗问曰：“乃将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山有朽壤而崩，将若何？夫国主山川，故川涸山崩，君为之降服、出次，乘纁、不举，策于上帝，国三日哭，以礼焉。虽伯宗亦如是而已，其若之何？”问其名，不告；请以见，不许。伯宗及绛，以告，而从之。

【译文】

梁山发生山崩，晋景公用驿车召见大夫伯宗，途中遇见一辆载重的大车翻车堵在路上，伯宗站起身来要它让路，说：“赶快给我的驿车让路。”大车的车夫说：“驿车求的是速度快，如果等我这辆大车让路，那反倒慢了，不如从旁边走捷径快。”伯宗听了很高兴，问车夫是哪人，车夫说：“是绛城人。”伯宗就问：“在绛城听到了什么消息吗？”车夫回答说：“梁山发生山崩，所以国君用驿车召见伯宗大夫。”伯宗问道：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车夫回答说：“梁山因为土壤松了才发生崩塌，又能怎么办呢？国家以山川为主，因此一旦遇到大川干涸名山崩塌，国君就要穿素服，到郊外去居住，乘坐没有彩画的车子，不饮酒作乐，在简册上写文章向上天祈祷，为国有灾大哭三天，以礼祭祀山川之神。即使是伯宗也只不过如此而已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伯宗问他的姓名，车夫不肯讲；想请他一起去见晋景公，车夫也不答应。伯宗到了绛城，就把车夫的话报告给晋景公，景公照办了。

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

伯宗朝，以喜归，其妻曰：“子貌有喜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言于朝，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。”对曰：“阳子华而不实，主言而无谋，是以难及其身。子何喜焉？”伯宗曰：“吾饮诸大夫酒，而与之语，尔试听之。”曰：“诺。”既饮，其妻曰：“诸大夫莫子若也。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，难必及子乎！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。”得毕阳。

及栾弗忌之难，诸大夫害伯宗，将谋而杀之。毕阳送州犁于荆。

【译文】

伯宗退朝以后，面带喜色回到家中。他的妻子问道：“你今天面露喜色，为什么呢？”伯宗回答说：“我在朝廷中论事，大夫们都称赞我像阳处父那样机智善辩。”妻子回答说：“阳子这个人华而不实，善于讲直话而无谋略，因此遭到杀身之难。你高兴什么呢？”伯宗说：“我设宴请大夫们一起饮酒，和他们谈话，你先听听再说。”妻子说：“那好吧。”宴会结束以后，他的妻子说：“那些大夫们确实不如你。但人们不能长时间容忍才智高明的人位于自己之上，灾难必然因此要降到你头上！何不赶快物色一个能干的人来保护我们的儿子州犁呀。”伯宗找到了贤人毕阳。

等到栾弗忌被害，那些大夫们妒恨伯宗，将他谋害处死。毕阳把伯州犁护送到了楚国。

国语卷十二

晋语摇六

赵文子冠

赵文子冠，见栾武子，武子曰：“美哉！昔吾逮事庄主，华则荣矣，实之不知，请务实乎。”

见中行宣子，宣子曰：“美哉！惜也，吾老矣！”

见范文子，文子曰：“而今可以戒矣，夫贤者宠至而益戒，不足者为宠骄。故兴王赏谏臣，逸王罚之。吾闻古之王者，政德既成，又听于民，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，在列者献诗使勿兜，风听胥言于市，辨妖祥于谣，考百事于朝，问谤誉于路，有邪而正之，尽戒之术也。先王疾是骄也。”

见郤驹伯，驹伯曰：“美哉！然而壮不若老者多矣。”

见韩献子，献子曰：“戒之，此谓成人。成人在始与善，始与善，善进善，不善蔑由至矣；始与不善，不善进不善，善亦蔑由至矣。如草木之产也，各以其物。人之有冠，犹宫室之有墙屋也，粪除而已，又何加焉。”

见智武子，武子曰：“吾子勉之，成、宣之后而老为大夫，非耻乎！成子之文，宣子之忠，其可忘乎！夫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，导法而卒以政，可不谓文乎！夫宣子尽谏于襄、灵，以谏取恶，不憚死进，可不谓忠乎！吾子勉之，有宣子之忠，而纳之以成子之文，事君必济。”

见苦成叔子，叔子曰：“抑年少而执官者众，吾安容子。”

见温季子，季子曰：“谁之不如，可以求之。”

见张老而语之，张老曰：“善矣，从栾伯之言，可以滋；范叔之教，可以大；韩子之戒，可以成。物备矣，志在子。若夫三见郤，亡人之言也，何称述焉！智子之道善矣，是先主覆露子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赵文子举行了加冠典礼后，去拜见栾武子，武子说：“美啊！以前我赶上作你父亲庄子的副手，他外表很美，但华而不实，请你努力讲求实效吧！”

赵文子去见中行宣子，宣子说：“美啊！可惜呀，我老了。”

去见范文子，文子说：“现在你可要警惕啦，贤明的人受到宠爱而更加警戒自己，智慧不足的人因为得宠而骄傲。所以兴邦创业的君王奖赏那些敢于进谏的臣子，而贪图享乐的君王却惩罚他们。我听说古时候的君王，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后又听取百姓的各种意见，于是叫瞎眼乐师在朝廷上朗诵前代的箴言，在位的百官献诗讽谏，使自己不受蒙蔽，在市井上采集商旅的传言，在歌谣中辨别吉凶善恶，在朝廷上考察百官职事，在道路上了解对国君的毁谤与赞誉，有错误的地方就纠正过来，这全是警惕戒备的方法。先王最痛恨的就是骄傲。”

去见郤驹伯，驹伯说：“美啊！但是壮年人不如老年人的地方多得很啊。”

去见韩献子，献子说：“要谨慎警戒啊，加冠就叫做成人。成人的关键在一开始就要结交好人。一开始就结交好人，好人引导你学好，那么，不好的人就没法影响到你了。

一开始就结交不好的人，不好的人引导你学坏，那么，好人也就没法影响到你了。这就好像草木的繁殖一样，各以其相同的性质生长在一起。人戴上冠冕，就如同宫室有了墙壁屋顶，只是为了去除污秽、保持清洁罢了，其他还有什么可增益的呢？”

去见智武子，武子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你好好努力吧！作为赵成子、宣子的后代，如果老大了还在做大夫，不是耻辱吗！成子的文才，宣子的忠心，难道可以忘记吗！成子通晓前代的典章，用来辅佐文公，精通法令而终于执政，这能说不是文德吗！宣子在襄公、灵公时尽心谏诤，由于强谏而被灵公所憎恨，还是冒死进谏，这能说不是忠吗！你好好努力吧，有宣子的忠心，同时加上成子的文才，事奉君王就一定能成功。”

去见苦成叔子郤犇，叔子说：“年少而当官的人很多，我怎么安排你呢。”

去见温季子郤至，季子说：“你若比不上谁，可以去追求他。”

赵文子去见张老，把各位卿大夫的话告诉了他。张孟说：“好呀，听从栾伯的话，可以使自己不断进步；听范叔的教诲，可以开阔自己的胸襟；听韩子的告诫，有助于你成就事业。条件都具备了，能否做到就要看你自己的志向了。至于三郤的话，是使人丧气的言论，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？智子的话说得对，是先人的恩泽在庇护着你啊。”

范文子不欲伐郑

厉公将伐郑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“若以吾意，诸侯皆叛，则晋可为也。唯有诸侯，故扰扰焉。凡诸侯，难之本也。得郑忧滋长，焉用郑！”见郤至曰：“然则王者多忧乎？”文子曰：“我王者也乎哉？夫王者成其德，而远人以其方贿归之，故无忧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，故多忧。子见无土而欲富者，乐乎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晋厉公准备讨伐郑国，范文子不想动用武力，说：“假如按照我的想法，诸侯全部背叛晋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了。正因为有些诸侯归附我们，所以搞得纷纷扰扰。这些诸侯，是祸乱的根源。得到了郑国，忧患会更多，何必要对郑国用兵呢？”郤至说：“那么，称王天下的君主忧患就多吗？”文子回答说：“我们晋国是称王天下的君主吗？称王天下的君主勤修德政，远方的部族自会送上本土的物产归顺于他，因此没有忧患。如今我们晋国少德，却想求得称王天下的君主的功业，所以才有很多的忧患。你看那些没有土地却想致富的人，有快乐吗？”

晋败楚师于鄢陵

厉公六年，伐郑，且使苦成叔及栾黶兴齐、鲁之师。楚恭王帅东夷救郑。楚半阵，公使击之。栾书曰：“君使僇也兴齐、鲁之师，请俟之。”见郤至曰：“不可。楚师将退，我击之，必以胜归。夫阵不违忌，一间也；夫南夷与楚来而不与阵，二间也；夫楚与郑阵而不与整，三间也；且其士卒在阵而哗，四间也；夫众闻哗必惧，五间也。郑将顾楚，楚将顾夷，莫有斗心，不可失也。”公说。于是败楚师于鄢陵，栾书是以怨见郤至。

【译文】

晋厉公六年，晋国讨伐郑国，并且派苦成叔和栾桓子分别前往齐国、鲁国要求出兵。楚恭王率领东方的夷人来救郑国。楚军还未摆好阵势，晋厉公就下令发动进攻。栾书说：“君王已派栾桓子他们去请求齐国、鲁国发兵，请等他们一起到来后再发动进攻。”郤至说：“不行。楚军就要撤退了，我们发动攻击，必然获胜而归。楚军列阵而不避忌月底的晦日，这是第一个可乘之机。南方的夷与楚军一起来，而不列阵助战，这是第二个可乘之机。楚军与郑军虽然摆出阵势，却很不整齐，是第三个可乘之机。而且他们的士兵在阵地上大声喧哗，是第四个可乘之机。众人听到喧哗必然恐惧，这是第五个可乘之机。郑军观望楚军，楚军观望夷人，都没有斗志，我们不可坐失良机啊。”晋厉公听了很高兴。于是在鄢陵大败楚军，栾书因此而怨恨郤至。

□ 至勇而知礼

鄢之战，见郤至以韎韦之附注，三逐楚平王卒，见王必下奔退战。王使工尹襄问之以弓，曰：“方事之殷也，有韎韦之附注，君子也，属见不谷而下，无乃伤乎？”见郤至甲冑而见客，免冑而听命，曰：“君之外臣至，以寡君之灵，间蒙甲冑，不敢当拜君命之辱，为使者故，敢三肃之。”君子曰：勇以知礼。

【译文】

鄢陵之战时，郤至穿着浅红色裤袜相连的皮军服，三次追赶楚共王的士兵，他望见楚共王时，总要跳下战车急忙回避，退出战斗的行列。楚共王派工尹襄送一张弓给郤至，说：“当战斗正激烈的时候，有一位穿浅红皮军服的，是个君子，当他遇见寡人就下车飞奔，急忙回避，不知他受伤了吗？”郤至身披盔甲接见了工尹襄，脱去头盔听他传达楚共王的话，说：“贵国君主的外臣郤至，托我们国君的威福，正穿戴着盔甲，因此不能下拜接受贤君的下问。为了答谢贤君派遣使者的厚意，谨行三个肃拜之礼！”君子评论说：郤至真是既勇敢又懂得军队中的礼仪啊！

范文子论内睦而后图外

鄢之役，晋人欲争郑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“吾闻之，为人臣者，能内睦而后图外，不睦内而图外，必有内争，盍姑谋睦乎！考讯其阜以出，则怨靖。”

【译文】

在鄢陵之战中，晋国想争取郑国的归附。范文子不同意，说：“我听说，做臣子的，先要使国家内部团结然后才能考虑对外征战，内部尚不团结就考虑对外征伐，必然导致内部纷争，何不姑且设法争取国内的团结和睦呢！事先考查了解一下民情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出兵，那时国内的怨声就会平息了。”

范文子论外患与内忧

鄢之役，晋伐郑，荆救之。大夫欲战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君人者刑其民，成，而后振武于外，是以内和而外威。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，而斧钺不行。内犹有不刑，而况外乎？夫战，刑也，刑之过也。过由大，而怨由细，故以惠诛怨，以忍去过。细无怨而大不过，而后可以武，刑外之不服者。今吾刑外乎大人，而忍于小民，将谁行武？武不行而胜，幸也。幸以为政，必有内忧。且唯圣人能无外患，又无内忧，诘非圣人，必偏而后可。偏而在外，犹可救也，疾自中起，是难。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。”

【译文】

在鄢陵之战时，晋国出兵攻打郑国，楚国出兵救郑。大夫们都主张与楚军作战，范文子则不同意，他说：“我听说，实行统治的人要用刑罚来约束他治下的民众，这一点完成了，然后才能到国外去用兵显示武力，因此能做到国内安定，国外臣服。现在我国司法官用以惩罚小民的刑具，因为用得太多太滥而破损了，而对贵族大臣却从不使用刑罚，那用以惩罚他们的斧钺被闲置一旁。在国内尚且有该用刑而不能施以刑典的，又何况对外去用刑罚呢？战争，就是一种刑罚，是用来惩罚过错的。过错是由大臣造成的，而怨恨是从一般小民百姓中产生的，因此要用恩惠来消除民众的怨恨，下狠心改正大臣的过错。小民没有怨恨，大臣不犯过失，然后才可以用兵，去惩罚国外那些不肯臣服的人。如今我们的刑罚施加不到有过错的大臣身上，却狠狠地施加到发怨言的小民身上，那么，我们依靠谁来振作军威呢？军威不振而打

胜仗，只是一种侥幸。依靠侥幸的成功来治理国家，一定会产生内忧。况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外患，又无内忧；如果不是圣人，必然只有偏顾于一头才行。如果偏顾的一头在国外，那还可以补救，如果毛病在国内发生，那就难于应付了。我们何不姑且撇开楚国和郑国，把它们看作是外患呢。”